



林瑞珠 老師

客語・散文・教師組

第三名

得獎作品

想你，大姐

得獎感言

感謝教育部舉辦這隻活動，這擺正有機會得著獎，承蒙評審先生个認同，分作者繼續創作个動力，也分佢還較有興趣去深入研究客語文章个書寫用字、語法。

〈想你，大姐〉係寫頭擺人降較多子女，爺衰無閒照顧，大姐渡大个老妹，兩人之間个感情。相對這下少子社會中，兄弟姊妹淡薄个感情，有當多無共樣个地方。

想你，大姐

天矇光个日頭，堵正慢慢想愛在烏暗个星空中探出頭來，溫柔个涼風鑽落窗門縫，屋肚个人各各睡等好覺，發等好夢，忽然間銀妹心頭撈撈，散母出氣，艱苦到著驚醒起來，一看時錶旨五點，總試著有麼个事情會發生樣，心肝頭無落無著，將就跣床煮好朝，東摸摸、西摸摸，忽然間恬恬位在時鐘下个電話鈴鈴……響起，打醒恬靜个朝晨，銀妹接起電話，講忒後放下電話，毋聽話个目汁流到滿面，懣神懣神仔坐在膨凳頂，細時个記憶跳落腦中。

「阿姆降六個子女，大姊座大，下來三個阿哥，過來正係佢（銀妹）摻錢妹，大姊出世於昭和元年（民國15年），阿姆降恁多大細後，身體越來越母好，聽阿姆講過，大姊知人我時節，就開始搵手做該做這，除忒搵渡老弟老妹外，拈樵、擇菜，較大兜仔，煮食、拈禾串，正經係耕田又耕埔，做到兩頭烏，從細到大，毋識聽佢喊一聲苦。三個阿哥生著普普通通母會矮，佢摻老妹全有一百六十零公分，斯大姊正一百四十空公分，阿姆常講母知大姊係分擔竿砣矮無？

從細戴在連矮孃車就駛母落來个山林壁壠角，陋陋瘦瘦个泥磚屋，籬穿壁漏，一堵著寒流來時，冷沁沁个風霜像做賊樣偷偷匿匿鑽落屋肚，佢斯會喊「阿姆哀」，單淨山林肚柔柔、好聽个鳥叫聲，透過窗門傳入耳脣，會分人心情鬆爽。

聽阿姆講，阿爸不管生活幾艱苦，乜愛分細人仔讀兜書，下二擺正有出頭天，大姊九歲正入小學，又因為家務事多，輒常請假，高年級時又堵著世界二次戰爭時代，係有警報響起，先生渡等去防空壕園，像無讀著幾日書，就小學畢業了，小學畢業後就無繼續升學，雖然恁樣，大姊有像大海樣个胸懷、有思想、好摻人幫襯。

大姐旨嫁，三個阿哥全結了婚，大嫂降一個俵仔、一個妹仔後，後生遙遙嘎著病過身，大姊又擔起照顧兩個侄仔、侄女个頭路，分大哥做得出去做小工、食頭路，因為恁樣，誤著大姊个姻緣，幾兄妹嫁討全圓滿咧，斯伸三十零歲个大姊還係認分在屋下做到又瘦又烏。

大姊大約三十七、八歲該年，忽然間有媒人來講親，對象係鎮上做生理个頭家，因為舖娘著病過身，留下四個細人，屋下人勸話佢愛再過結婚，單淨請走腳板來煮飯、顧細人仔，毋係永久个辦法，屋下有舖娘人，正像一隻正常个家庭。所以拜託媒人尋看有適合个對象無？

講親講到山肚屋下來，大姊想自家恁多歲咧，無幾想嫁人，阿姆勸話大姊：「蓼妹你愛記得，一生人，機會也母係時時刻刻都會有個，佢聽講該頭家，做人老實，面相緣投，屋下做細生理，你嫁過去母會苦著，等你老時，老弟、老妹又各各有家庭，你愛倚恃麼人照顧你啊？放忒這擺，可能這生人就堵母著恁好個機會咧。」阿姆多日個勸話，大姊總算答應了。

深秋個朝晨，天還昏全光，遠遠看去四圍全係一片灰濛濛，無麼個元氣，大姊就炕床打扮。無兩下半，歡慶個鑼鼓聲，穿過樹林，響到烏竇肚個細烏子緊探頭出來望。三、四十歲正愛嫁人個阿蓼姑，係莊頭個大事，上屋、下屋個大人細子，全來看鬧熱。禾埕尖到雞鴨就驚到母知囡去哪？「亮轎」「照轎」過個大紅花轎，轎簾頂繡等丹鳳朝陽、富貴牡丹、百子圖等吉祥個圖，恬恬停在禾埕，摻旁脣嘰嘰嘎嘎鬧熱煎煎個暢樂聲成對比。

紙炮聲中，踏等滿地深、淺甜板色個落葉，在媒人婆個扶等下，大姊彎腰上了轎。鼻尖淄淄個係一大早濛煙個味緒，夾雜飛揚個塵灰，禾埕背三不二時傳來雞仔咯咯咯咯摻鵝仔呱呱嘎嘎起起落落個交響曲，分人散母過氣來。這日大姊愛出嫁了，迎風露塵，前途茫茫。轎仔離開狹狹個山路，總算來到大路口，大姊下轎換坐矮嫲車，看等新娘車駛到鄉鎮合界時，佢感覺大姊有種背影離鄉個孤栖，下二擺過轉來山肚，大姊也變做這位個過客。

長女如母，阿姆降佢，大姊渡大佢，人之所以會戀家，係因為屋下有阿姆，阿姆係繫在細人仔身上個一條索仔，牽拉等千千萬萬個細人仔在人生路上無論行出幾遠，就做得尋著轉屋下個路，大姊對佢來講比阿姆還較親，大姊出嫁了，驚怕該條索仔就斷了，佢會母會像斷了線個紙鷂仔，風摻佢吹去哪，佢就吹去哪？

從細佢兩姊妹體有話講，係講佢有轉外家時，一落門摻阿姆相借問後，佢斯會煞煞去尋大姊打嘴鼓、講心事。佢知，細時搨佢、背佢、飼佢，防空警報響時，遽遽背起老妹、牽等佢走去防空壕園個全係大姊。不管哪時佢堵著困難，大姊會用該雙粗粗又生等硬皮個手輕輕拍等佢個手安慰佢，靜夜肚溫柔個目神，摻該夜月下嘴角小可彎起個笑容，既經轉母來咧。雖然大姊結婚係喜事，母知仰佢心肚有種「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個傷感。」

禮車在紙炮聲中，順順利利駛到姊丈屋下，續等新娘過火爐、踏瓦、祭祖、敬茶、阿舅探房，項項照禮來，這婚禮，莊重又簡單，就像一矚目個光景，佢兩人就變成了公婆，註定做伴一生人。

還記得第三朝，大姊摻新婿郎轉外家時，旁脣跔等一個前人子個滿女，四、五歲樣仔，著等簡單大方、圓領仔、布料當幼個洋服，白色個襪仔配等烏金個皮鞋，黃炯黃炯擦擦個頭那毛拼

等毛辮仔、繫等水紅色个蝶仔結。兩粒大大又精靈个目珠，東看西看，一點都無驚生、畏羞，看起來當得人惜。

窮苦人家買毋起像蘋果貴參參个水果，有茶米茶好招待人客就已像樣了，屋下種个紅心杌仔萋又好食，也做得兜上桌，大哥拿一隻紅心杌仔分姊丈个滿女食，這細滿妹喫喫仔，就搵杌仔核向外抅出禾埕去，一個姪仔，煞煞走過去拈起杌仔核，在衫袖頂意思意思粹粹仔，黏邊喫起來，還細聲講：「恁好食个杌仔核，仰會恁打爽來擲忒？」該個細滿女嘴擘大大，拉拉姊丈个手，細聲問姊丈仰會有人愛食佢擲出去个杌仔核，看著姊丈低下頭、彎下身軟聲搵滿女講：「杌仔核當香又好食，因為較硬、你牙齒又毋好，平常時在屋下正會喊你毋好食。」佢在旁睇看姊丈對細人仔講話个聲調、滿女个打扮，佢知大姊嫁了好人家，也較寬心咧。

過咧七、八年後，佢正知大姊嫁過去有段辛苦个日仔，正嫁過去該時，前人子最大个讀初中，滿女連幼稚園就旨讀，四個大細愛顧係小事，大俖仔堵著青春期，對這個忽然間出現个後哀，無辦法認同，毋使講「阿姆」也係「阿姨」兩隻字母肯喊，還喊老弟、老妹也不准喊，緊搵佢兜洗腦：「毋好恁戇，佢毋係佢个阿姆，毋好喊佢，知無？」滿妹還細，旨讀書，歸日在大姊骨項，長透毋記得厥哥个吩咐，一堵著事情就會緊喊大姊「阿姆」。有一擺大姊喊大俖仔食飯，大俖仔目盯盯、頸偏偏、惡擎擎仔講：「毋使你喊，你又毋係佢姆。」青面烏形投，堵堵分姊丈看著，姊丈火擎起來，想過去巴掌搥落去，分大姊拉等勸話正無事，這種情形直直到大俖仔去馬祖做兵轉來正改善。大姊識私下搵佢講過：提親時，姊丈搵阿姊先聘好勢，因為屋下既經有四個細人仔，加上該時大姊會四十了，毋想過降細人，驚怕無共阿姆降个細人仔冤家、齷齪齷齪時難處理，傷和掇。大姐本旦斯心軟、性好个人，該時大姊想，雖然這生人會無親生降个子兒，無定係天公爺毋分佢有，該係自家个命，這下有个婚姻、家庭，一定會做惜。好得大姊當會煮食，又會做像：菜頭粿、水粿、米篩目……這兜點心。加上姊丈知外家較苦，長透掛在嘴个就係：「佢做得到个地方，盡量做分人，毋好齧察。」所以連大侄仔，結婚後買屋也買在大姊附近，三不二時還會食著大姊做个菜抑係粿。大姊辛苦七、八年後正開雲見月，總算得到做兵轉來个大俖仔喊佢一聲「阿姆」。聽著這聲阿姆，大姊轉間肚後，噉咧盡久。

歲月像一支磨了光陰个利箭，勢像破竹，一去無回頭。轉眼間，三、四十年光陰恬恬消失，兄弟姊妹全變成頭白皮皺个老人家咧。大姊个晚年生活像倒喫甘蔗，有人人欽羨个春光日。四個前人子全接受著高等教育，頭路好又有孝，一到放祭日，車仔駛等渡等爺衰滿哪仔去遠、去食。係講毋係大姊毋敢坐飛行機，佢看佢世界各地乜祭擎擎。

一日，佢接著大姊个電話，大姊講佢去街路，忽然間嘎呆忒，一時之間毋記得屋下戴哪？呆當久正想起轉屋个路，疑狐自家可能有癡呆症，講電話該時，佢喊大姊遽遽愛去分先生看，無想著大姊个失智當遽，情況越來越傷當，兩年後，除忒大心白个名還喊得出，其他个就全毋記得了，好得子女、孫輩個個有孝，無請外勞也無摻大姊送去安養中心，幾下擺佢跔工去探望大姊，看著外甥親身摻大姊剪腳趾甲、剪好後，手腳又膏乳油，還緊摻大姊打嘴鼓，雖然大姊完全係牛頭對無著馬嘴，你講東、佢應西，屋下人還係摻佢講到有來有去，歸家人和和妥妥，親戚朋友、左鄰右舍人人羨慕。」

放棄日在屋下个孫仔，跔床後行落廳下。「阿婆你在該想麼个？想到恁入文，佢喊你幾下聲，你就無應佢，你有仰般係無？」想事情當入文个佢著下驚，慢慢臥起頭正知，毋知幾時大遍大遍个日頭晟入窗門，天既經大光咧。

連等幾下日个好天，大姊愛出山前一日暗晡水就落無停，順等屋簷滴滴答答落在廊下，浸溼樹頭，潤澤屋前个地，打落樹樞頂个紅花，連佢个心也像分水涿涿，像空氣中个涼意，講毋出个情緒。雖然水過無跡，水像人，人傷情。好得天光時，日頭摻走大遍烏雲，天時轉晴。

到了告別式个式場，看過去全係著烏衫摻白衫个，無其他个色調，樂隊演奏痛腸个音樂，靈堂前放等大姊生前開容笑面个相片，旁脣投影機循環放等大姊遠祭个相片，喚起佢還細時節个點點滴滴，往事像一張張世界名畫，忽然間像潮水樣湧出，一浪一浪打在佢个心肝頭，又痛又散氣毋出。從細到大，見擺佢堵著困難時，摻大姊講，大姊用佢燒暖像日頭个笑容，溫柔像軟玉个聲音，輕輕扼等佢个手。慢慢勸話佢。在佢正結婚時，摻家官、家娘个相處有困難，公婆之間也盡多意見毋合个時節，係大姊你教會佢，所有善个堅持，都會得著回報，若係這世上，每儕人都抱等善念去做人、做事，相信，受著感染个人，會還較多，看等靈堂前相片肚大姊个笑容，這兜既經久遠个記憶，就恁樣湧入心肚。

家祭前，佢特別去到外甥、外甥女前，行一隻最深个禮，感恩大姊个這兜子女，分大姐个晚年生活暢樂，癡呆症該幾年得著最好个照顧，有錢難買子孫賢、降子身無降子心个例仔乜毋係無聽過，佢自家降个子女還比毋得大姊个子女有孝，大姊一生人無親生降个子女，細時過著艱苦，老時有人人欽羨个安樂，這係大姊一生人做善事个善報。

毋知幾時，大坵大坵个烏雲，慢慢仔遮起晟人个日頭，一下仔，日頭又穿過烏雲，略略仔一層光華華，灰摻白兩種色相交在天頂，倒影在窗門頂。來送大姊最尾一程个隔壁鄰舍、親戚朋友摻靈堂坐到淄淄，檀香雲煙迴旋，燎起滿間个憂傷。吊唁祭文个悲哀聲透過麥克清楚傳來，一

字一句，漸漸滅在無聲个靈堂裡肚。

公祭了後，告別式場外加長型个禮車，烏墨又光到晟眼个車身，無停跔載等一具具既經朽忒个身屍，準備奔向烈火焚身處，屋下人跔等禮車去附近个火葬場。大姊愛撻落火化爐該下，佢原本跪等个腳一軟，膻身伏下去嘴肚緊大聲喊：「大姊！遽走！遽走！毋好分火燒著。」直直到這時，佢更加清楚，大姊正經離開咧。從今以後，這世上無蔘妹這個人，佢也無機會看著大姊咧。塵緣如水，人摻人之間，終有離散，就算最親、最相愛个人，乜會先後離開這隻人世！紅塵苦多，佢摻大姊塵緣盡，大姊走咧自然、無牽掛。雖然這世摻阿姐个姊妹情斷了。佢知做仙去个大姊定著會講：「若係你還做得聽著，歲月个撥弦，共樣做得感覺，佢從來無消失過，一直在你身邊。」大姊：你个一言一語，係佢最思念个記憶。